



121
4250
6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瓊筵

不是姻緣莫強求

任從波浪翻天起

姻緣前定不須憂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祖課為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取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一
道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况你又是單傳老
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
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
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
啓中有人咳嗽叫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
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
敦的外號宋敦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
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
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
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

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
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
忙、趨、出、坐、啓、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
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
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
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東、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
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啓、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
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後、並、非、擘、詔、當、前、不、是、圍、胷、鵝、黃、細、布、密、針、縫、
淨、手、將、來、供、奉、還、愿、曾、裝、冥、鈔、祈、神、并、襯、威、容、

名山古刹幾相從 染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襖、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于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于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于蘇州閘門之外，香火甚盛，所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會做得布襖布袋，特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玉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污壞時，一個就賠兩個。」

宋敦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娘廟靈顯，小子亦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宋敦道：「布襖布袋，拙荆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于佛堂掛壁上，取下兩副布襖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比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見成素飯，不消帶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并張定段，打疊包裹，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趕

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此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袂，馱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于項上，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遠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琉

璃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袱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尚早，要往婁門，趁船回家。剛欲移步，聽得牆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矮一個蘆蓆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尚，慊慊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荅。宋敦心中不忍，停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建菴，沒有施主，搭這個蘆蓆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裡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畱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宋

敦想道：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得神天知道，便問道：此處有棺材店麼？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敦道：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鋸匠鋸木，那人道：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看壽板，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榫的在裡面，若要見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這是頭號，足價三兩。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個客官是買來捨與那蘆蓆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你也有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做好事

光景逼真
情節亦緊

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宋敦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總湊與他，還不勾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到罷了，說道：任從客便。那人喞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却又做脫身之計，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說猶未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老和尚可憐半月前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早嗚呼了，正是

三十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延陵掛劍
之說不過
見宜厥後
之昌也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地府睜眼等你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下覆想道：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楓橋去，劉順泉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況且常言得價一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顧，添此價錢，這副棺木不去了，我就失信于此僧了。罷罷，便取出銀子，剛剛一塊討等來一稱，叫聲慚愧，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像少，秤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價在

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待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筭。陳二郎道：「小店大胆了，莫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為殯殮雜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出些錢鈔相助。」眾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復身到蘆蓆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行，到婁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

所以為因
緣所以成
卷屬

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面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敦，稱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袈裟，袖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將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真怪。」宋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合無子，壽數亦止于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為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

房裡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嗟嘆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

種豈還得豈

勸人行好心

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男，各各長成。有人攬撥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却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宋金方年六歲，宋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自

古道家，中百事興，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敵不得一個男子。自從宋敦故後，盧氏掌家，連遭甚歉，又里中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乞山崩，不上十年，弄得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杆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

草筭善歸除當日就函于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簌簌盡鼓催征棹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却說宋金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日做范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旱了。眾人攬掇家主道：宋金小廝家在此寫筭服事，老爺還該小心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忒過分了。與他同坐

說言近理
全靠耳硬
心期

同食。舟中還可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爺也要存個體面。小人們商議，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妥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為非。范舉人是綿花做的耳朵，就依了眾人言語，喚宋金到船，要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蒼頭拖拽，剝的乾乾淨淨，一領單布衫，趕在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只見轎馬紛紛，伺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只得迴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簫于吳門

韓王寄食于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時古廟棲身還有一件宋金終是
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泊還存三分骨氣不肯
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
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
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

芳草經霜綠書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
缺衣單在北新開開王廟中擔飢受凍出頭不得這
兩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

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
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叫做劉有才、號順泉的、宋
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
走、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挽住、問道、你不
是宋小官麼、爲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叉手告
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爲禮了、承叔叔垂問、如此如
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
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
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叔叔收留、便是重生
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到于河下、劉翁先上船、對

劉嫗說知其事。劉嫗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翁就在船頭上招宋小官上船。于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後艙，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男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小官喫。劉嫗道：飯便有，只是冷的。宜男道：有熱茶在鍋內。宜男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嫗便在厨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裡，胡亂用些罷。宋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艙有舊氈笠，取下與宋小官帶。宜春取舊氈笠看時，一邊已自綻

開。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綻處縫了，丟在船篷之上。叫道：拿氈笠去帶。宋金帶了破氈笠，喫了茶，淘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吆喝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開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驅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子。正是

在他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姬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體適貌日豐腴凡船戶衆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醺女兒宜春在

傍劉翁指着女兒對媽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托奈何劉姬道這是我靠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千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姬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裡話他無家無倚靠着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姬道宋小官是宦家之後兒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我

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否
劉姬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
平昔是個怕婆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愁媽媽不肯
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着媽媽
面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
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
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媽將船駕回
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
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粧扮得宋金一發標致
雖無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姬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兩
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贅入船上爲婿次日諸親
作賀一連喫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
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箭不覺
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
愛惜如金輪流懷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藥
不効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
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
露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姬初時還指望他病好替
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

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筭也筭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巴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爲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於江北，移船往載，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

意把舵，使至船便向沙岸上閣住，却教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脚慢，劉公就罵道：「癆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宋金自覺惶愧，取了碎刀，掙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撐動，撥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露出長長的藤

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
忘了砗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砗刀也插入柴捆
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于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
但見江烟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
並無踪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
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于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
乾悶絕于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
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侶何在此非駐足
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丈人劉翁脫
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老僧道

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宋
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
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與宋金喫了方纔問
道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願聞其詳宋金將入贅船
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檀越懷恨
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昏配今日
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
聽子所言真忠厚之士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
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
否宋金道不曾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

此老僧亦
必前生法
借然現金
身羅漢投
胎則宋金
前世已非
此僧矣

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
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金原是
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
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
和老僧打坐閉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
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裡金剛
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
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覺萬慮消釋病體頓然健旺
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
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

着落信步行去早覺腹中饑餒望見前山林木之內
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
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鎗刀戈戟遍插
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
廟中有大箱入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
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
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
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

前生原姓
陝西來今
生脂合亦
是夙因

世通言 卷二十一
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于岸下修
舵宋金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
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于此爲強賊所劫叔
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
賊乃遣夥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
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
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
金又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
遠多央幾位上岸擡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
往萬一賊徒回轉不惟無及于事且有禍患衆人都

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
當時聚起十六籌後生準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
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擡一
箱恰好八杠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于深草之
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
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
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
十餘里方歇衆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湊出銀子買
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
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

一面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眾人以踐其言。眾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匙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物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積之干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疑遷寓于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畱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于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廳堂園亭，製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

不蓄銀錢者不忍行
宜春也惟平日識宜
春之心所以終不負之

門前開張典鋪，又制買田庄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千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他為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古道：居移氣，養移體。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撥轉船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了湯藥，叫他喫時，連呼不應，還道：睡着在船頭，自要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一
去喚他，却被母親劈手奪過藥，向江中一潑，罵道：「癆病鬼在那裡！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裡？」母親道：「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上岸打柴，遂自轉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艙內啼哭，走來勸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嫁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癆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揀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宜春道：「爹做的是什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

原是二親主張，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翻悔？就是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于無人之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孩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譏謗。」劉公道：「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尋之何益？況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哭，走出船艙，就要跳水，喜得劉媽手快，一把拖住，宜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無可奈何，准准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

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一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牌時分，方到得先前閣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灘上亂柴二捆，碎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柴是宋郎馱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見樹黑山深，杳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夜。第四日黑早，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丈夫何處乞食？况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

沙崖，一定是赴水自盡了，哭了一場，望着江心，又跳。早被劉公攔住，宜春道：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于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招子，于沿江市鎮各處粘帖，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

替你用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劉公卽時寫個尋婚的招帖粘于沿江市鎮墻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卽忙製備頭梳麻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爲亡夫祈福劉翁劉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此違拗開了數日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媽

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姬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偃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怎麼除得劉翁睜着眼道什麼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姬見老兒口重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幾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除孝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一
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頭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天，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喫夜飯。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畧喫點葷腥，何妨得？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則姬道：既不用葷，喫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曾

到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咽？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連素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强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咽簡編

誓死不宜今石志

拍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業拚得十全了。却教管家看守門牆，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領了一隻航艙，徑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姬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

真去了，宋金將銀兩販了布疋，轉至儀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遙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粧，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道，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卽其女也。吾喪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爲繼室，遂于袖中取出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爲酒資，煩老翁執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王公接銀歡喜，逕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于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勞

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啓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慕令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爲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拒。」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托小子做個主人，旣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于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劉翁

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只是搖頭，畧不久口，酒散各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顧他的船載貨往上海出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顧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舖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遲。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綠絨直身，手執燠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到底夫妻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船尾窺視，雖不敢

錢接還話
有趣

便信是丈夫暗暗的驚怪，道有七八分廝像，只比那錢員外纒上得船，便向船艙說道：「我腹中饑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淘來罷。」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開時，搵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艙上有一破瓊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逕與女兒討那破瓊笠，宜春取瓊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瓊笠雖然破

經如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船後吟詩嘿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瓊笠

是夜宜春對翁姬道船中錢員外疑即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瓊笠且面龐相肖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富盛乎劉姬道你當初惟爹娘勸你除孝改嫁動不

動跳水求死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倘你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員外願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為繼室我因女兒執性不會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劉姬道阿老見得是那錢員外來顧我家船隻或者其中有意思阿老明日可往探之劉翁道我自自道理次早錢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瓊笠于船頭上翻覆把

玩劉翁啓口而問道員外看這破龜笠則甚員外道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他說員外喪了孺人已將二載未曾繼娶欲得小女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之不得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道令婿爲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後曾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

冥弟

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獲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錢郎我爲你帶了二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肯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墮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媽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丈人文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賺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

冥弟一
之入

與主母磕頭翁姬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姬叙起女兒自來不喫葷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葷隨對翁姬道攄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喫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兄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于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姬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饋又喫

了一日酒宋金留家童三人于王店主家發布取帳自已開船先往南京大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却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為南京世富之

命剛結
東亦好

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劉老兒為善不終
金剛經消除災難

宋小官因禍得福
破瓊筮團圓骨肉

第二十二卷終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一名喜樂和順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着杭州錢塘江湖元來非同小可刻時
定信並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
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湖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三
這三絕、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湖、一日兩番、自古喚做羅刹江、爲因風濤險惡、巨浪滔天、常奮了船、以此名之、南北兩山、多生虎豹、名爲虎林、後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改名武林、又因江湖險迅、怒濤洶湧、衝害居民、因取名寧海軍、後至唐末五代之間、去那徑山過來、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生時紅光滿室、里人見者、將謂火發、皆往救之、却是他家產下一男、兩足下有青色毛、長寸餘、父母以爲怪物、欲殺之、有外母不肯、乃留之、因此小名婆留、看看長大成人、身長七尺有餘、美容貌、有智勇、諱鏐、字巨美

幼年曾作私商、無賴、因官司緝捕甚緊、乃投徑山法濟禪師、躲難、法濟夜聞寺中伽藍云、今夜錢鏐、肅王在此、母令驚動、法濟知他是異人、不敢相留、乃作書薦鏐往蘄州投太守安綬、綬乃用鏐爲帳下都部署、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時遇炎天酷熱、太守夜起、獨步後園、至馬院邊、只見錢鏐睡在那裏、太守方坐間、只見那正廳背後、有一眼枯井、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戲弄錢鏐、却見一個金甲神人、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口稱道、此乃武肅王在此、不得無禮、太守聽罷、大驚、急回府中心大異之、以此好生看待錢鏐、後因

黃巢作亂錢鏐破賊有功僖宗拜爲節度使後遇董昌作亂錢鏐收討平定昭宗封爲吳越國王因杭州建都治得國中寧靜只是地方狹窄更兼長江洶湧心常不悅忽一日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約長三尺有餘兩目炯炯有光將來作御膳錢王見此魚壯健不忍殺害令畜之池中夜夢一老人來見峩冠博帶口稱小聖夜來孺子不肖乘酒醉變作金色鯉魚遊于江岸被人獲之進與大王作御膳謝大王不殺之恩今者小聖特來哀告大王愿王憐憫差人送往江中必當重報錢王應允龍君乃退錢王颯然驚覺

得了一夢次早升殿喚左右打起那魚差人放之江中當夜又夢龍君謝曰感大王再生之恩將何以報小聖龍宮海藏應有奇珍異寶夜光珠盈尺璧任從大王所欲卽當奉獻錢王乃言珍寶珠璧非吾顯也惟我國僻處海隅地方無十里况兼長江廣濶波濤洶湧日夕相衝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汝能借地方以廣吾國是所願也龍王曰此事甚易然借則借當在何日見還錢王曰五百劫後仍復還之龍王曰大王來日可鑄鐵柱十二隻各長一丈二尺請大王自登舟小聖使蝦魚聚于水面之上大王但見處可

卽下鐵柱一隻其水漸漸自退沙漲爲平地王可疊石爲塘其地卽廣也龍君退去錢王驚覺次日令有司鑄造鐵柱十二隻親自登舟於江中看之果見有魚蝦成聚一十二處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江水自退王乃登岸但見無移時沙石漲爲平地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爲止錢王大喜乃使石匠于山中鑿石爲板以黃羅木貫穿其中排列成塘因鑿石遲慢乃下令如有軍民人等以新舊石板將船裝來一船換米一船各處卽將船載石板來換米因此砌了江岸石板有餘後方始稱爲錢塘江至大宋高宗南

渡建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爲行在方始人煙輳集風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傾坡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樂亦有本土善識水性之人手執十幅旗旛出沒水中謂之弄潮果是好看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學弄潮多有被潑了去壞了性命臨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諭不能革其風俗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爲證

吳兒生長押濤淵

冒險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破浪變桑田

話說南宋臨安府有一個舊家姓樂名美善原是賢

福坊安平巷內出身祖上七輩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錢塘門外居住開個雜色貨舖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稱他爲樂大爺媽媽安氏單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撫養附在間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家有個女兒小名順娘少樂和一歲兩個同學讀書學中取笑道你兩個姓名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一對兩個小兒女知覺漸開聽這話也自歡喜遂私下約爲夫婦這也是一時戲謔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蟠桃會裡來

樂和到十一二歲時順娘十一歲那時樂和回家順娘深閨女工各不相見樂和雖則童年心中伶俐常想順娘情意不能割捨又過了三年時值清明將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遊西湖原來臨安有這一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携妻不擇男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安三老領着外甥上船占了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間壁喜將仕家母女二人和一個丫頭一個奶娘三老認得慌忙作揖又教外甥來相見了此時順娘年十四

歲一發長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不見、今日水面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只恨衆人屬目、不能叙情、船到湖心亭、安三老和一班男客都到亭子上、閒步樂和推腹痛、留在艙中、推身與喜大娘攀話、稍稍得與順娘相近、捉空以目送情、彼此意會、少頃衆客下船、又分開了、傍晚各自分散、安三老送外甥回家、樂和一心憶着順娘、題詩一首

嫩蕊嬌香鬱未開

不因蜂蝶自生猜

他年若作扁舟侶

日日西湖一醉回

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藏於懷袖、私自進城、到永清巷喜家門首、伺候順娘、無路可通知、此數次聞說潮王廟有靈、乃私買香燭、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禱、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拜罷爐前、化紙、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急去搶時、止剩得一個侶字、樂和拾起看了、想道、侶乃雙口之意、此亦吉兆、心下甚喜、忽見碑亭內坐一老者、衣冠古朴、容貌清奇、手中執一團扇、上寫姻緣前定、四個字、樂和上前作揖、動問老翁尊姓、答道、老漢姓石、又問道、老翁能算姻緣之事乎、老者道

頗能推筭，樂和道：「小子樂和，煩老翁一推，赤繩繫於何處？」老者笑道：「小舍人年未弱冠，如何便想這事？」樂和道：「昔漢武帝爲小兒時，聖母抱於膝上，問欲得阿嬌爲妻否？」帝答言：「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年無長幼，其情一也。」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在五指上一輪道：「小舍人佳眷，是熟人，不是生人。」樂和見說得合機，便道：「不瞞老翁，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未知緣法何如？」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教樂和看井內，有緣無緣，便知。樂和手把井欄，張望但見井內水勢甚大，巨濤洶湧，如萬頃相似，其明如鏡，內立一個美女，可十

六七歲，紫羅衫，杏黃裙，綽約可愛，仔細認之，正是順娘。心下又驚又喜，却被老者望背後一推，剛剛的跌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聲，猛然驚覺，乃是一夢。雙手兀自抱定亭柱，正是

黃梁猶未熟

一夢到華胥

樂和醒將轉來，看亭內石碑，其神姓石名瑰，唐時捐財築塘捍水，死後封爲潮王。樂和暗想：「原來夢中所見石老翁，卽潮王也。」此段姻緣，十有九就。回家對母親說，要央媒與喜順。親那安媽媽是婦道家，不知高低，便向樂公攬掇其事。樂公道：「姻親一節，須要

門當戶對，我家雖曾有七輩衣冠，見今衰微，經紀營活，喜將仕名門富室，他的女兒，怕沒有人求，肯與我家對親，若央媒往說，反取其笑。樂和見父親不允，又教母親央求母舅去說合。安三老所言，與樂公一般。樂和大失所望，背地裡歎了一夜的氣。明早將紙裱一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個字，每日三餐必對面食之。夜間安放枕邊，低喚三聲，然後就寢。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端午龍舟，八月玩潮，這幾個勝會，無不刷髮修容，華衣美服，在人叢中挨擠。只恐順娘出行，僥倖一遇，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

見樂小舍人年長，都來議親。爹娘幾遍要應承，到是樂和立意不肯，立個誓願，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方纔放心。再圖婚配，事有湊巧，這裡樂和立誓不娶，那邊順娘却也紅鸞不照，天喜未臨，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曾許得人家。光陰似箭，倏忽又過了三年，樂和年一十八歲，順娘一十七歲了。男未有室，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和

未卜姻緣事若何

且喜室家俱未定

只須靈鵲肯填河

話分兩頭，却說是時南北通和，其年有金國使臣高景山來中國修聘，那高景山善會文章，朝命宣一個

翰林范學士接伴，當八月中秋過了，又到十八潮生日，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搭綵鋪毬，大排筵宴，管待使臣觀潮，陪宴官非止一員，都統司領着水軍，乘戰艦於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烟火炮，豪家貴戚沿江搭縛綵幕，綿亘三十餘里，照江如鋪錦相似。市井弄水者，共有數百人，蹈浪爭雄，出沒遊戲，有踏滾木、水傀儡，諸般伎藝，但見

迎潮鼓浪拍岸移舟，驚湍忽自海門來，怒吼遙連天際出，何異地生銀漢，分明天震春雷，遙觀似疋練飛空，遠聽如千軍馳噪，吳兒勇健，平分白浪弄

洪波漁父輕便，出沒江心，嬉好手，果然是萬頃瑤波，隨地滾，千尋雪浪，接雲奔。

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毛髮皆聳，嗟歎不已，果然奇觀。范學士道：相公見此，何不賜一佳作，卽令取過文房四寶來。高景山謙讓再三，做念奴嬌詞。

雲濤千里，泛今古絕致，東南風物。碧海雲橫初一線，忽爾雷轟蒼壁。萬馬奔天，羣鷺撲地，洶湧飛烟雪。吳人勇悍，便競踏浪雄傑。想旗幟紛紜，吳音楚管，與胡茄俱發。人物江山如許，麗豈信妖氛難滅。況是行宮，星纏五福，光焰窺毫髮。驚看無語，凭欄

姑待明月、

高景山題畢、滿座皆讚奇才、只有范學士道、相公詞
做得甚好、只可惜萬馬從天、羣鷺撲地、將潮比得來
輕了、這潮可比玉龍之勢、學士遂做水調歌頭、道是
登臨眺東渚、始覺太虛寬、海天相接、潮生萬里、一
毫端、滔滔怒生雄勢、宛勝玉龍戲水、儘出沒波間、
雪浪番雲脚、波捲水晶寒。○掃方濤、捲圓嶠、大洋
香、天乘銀漢、壯觀江北、與江南、借問子胥何在、博
望乘槎仙去、知是幾時、還上界、銀河窄、流瀉到人
間、

范學士題罷、高景山見了、大喜道、奇哉、佳作難比、萬
馬爭馳、真是玉龍戲水、不題各官盡歡飲酒、且說臨
安大小戶人家、聞得是日朝廷管待北使、陳設百戲、
傾城士女都來觀看、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
潮、侵早便粧扮齊整、來到錢塘江口、覓來覓去找、尋
喜順娘不着、結末來到一個去處、喚做天開圖畫、又
叫做團圍頭、因那裡團團圍轉、四面都看見潮頭、故
名團圍頭、後人訛傳、謂之團魚頭、這個所在、潮勢濶
大多有子弟立脚不牢、被潮頭湧下水去、又有豁濕
了身上衣服的、都在下浦橋邊攪擠教乾、有人做下

臨江仙一隻單嘲那看潮的

自古錢塘難比看潮人成羣作隊不待中秋相隨
相起盡往江邊遊戲沙灘畔遠望潮頭不覺侵天
浪起○頭巾如洗開把衣裳去擠下浦橋邊一似
奈何池畔裸體披頭似鬼入城裡烘好衣裳猶問
幾時起水

樂和到團圍頭尋了一轉不見順娘復身又尋轉來
那時人山人海圍擁着蓆棚綵幕樂和身材卽溜在
人叢裡捱擠進去一步一看行走多時看見一個婦
人走進一個蓆棚裡面去了樂和認得這婦人是喜

感甚難
爲

家的好娘緊步隨後果然喜將仕一家男女都成團
聚塊的坐下飲酒玩賞樂和不敢十分逼近又不捨
得十分寫遠緊緊的貼着蓆棚而立覷定順娘目不
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樓抱說句話兒那小娘
子擡頭觀看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趨前
跟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
不離無由相會一面正是

兩人衷腹事

盡在不言中

却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恹惶之際忽聽得說
潮來了道猶未絕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潮頭有數

丈之高，一湧而至，有詩為證

銀山萬疊聳鬼鬼

蹴地排空勢若飛

信是子胥靈未泯

至今猶自奮神威

一對多料
種非得潮
神撮台且
為情死矣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幙，衝倒蓆棚，眾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時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腳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

可憐秀閣金閨女

翻做隨波逐浪人

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蓆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裡

潮王廟裡
夢中人

去了，這驚非小，說時遲，那時快，就順娘跌下去，這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他那裡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這裡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墜水，慌急了，亂呼救人，救人救得吾女，自有重賞。那順娘穿着紫羅衫，杏黃裙，最好記認。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們，踏着潮頭，如履平地，貪着利物，應聲而往，翻波攪浪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黃裙的女子，却說樂和跳下水去，直至水底，全不覺波濤之苦，心下如夢中相似，行到潮王廟中，見燈燭輝煌，香烟繚繞，樂和下拜

求潮王救取順娘度脫水厄。潮王開言道：喜順吾已收留在此，今交付你去說罷。小鬼從神帳後將順娘送出，樂和拜謝了潮王，領順娘出了廟門。彼此十分歡喜，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身子或沉或浮，添出水面。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慌忙去搶，及至托出水面，不是單却是雙，四五個人扛頭扛腳，擡上岸來。對喜將仕道：且喜連女婿都救起來了。喜公喜母丫鬟姪娘都來看時，此時八月天氣，衣服都單薄，兩個臉對臉，胸對胸，交股疊肩，且是偎抱得緊，拆不開，叫喚不

醒體尚微煖，半不死的模樣。父母慌又慌，苦又苦。

正不知什麼意故。喜家眷屬哭做一堆，眾人爭先來看，都道：從古來無此奇事。却說樂美善正在家中有，人報他兒子在團圍頭看潮，被潮頭打在江裡去了，慌得一步一跌，直跑到團圍頭來。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樂公分開人眾，推入看時，認得是兒子樂和，叫了幾聲親兒，放聲大哭道：兒呵，你生前不得吹簫侶，誰知你死後方成連理枝。喜將仕問其緣故，樂公將三年前兒子執意求親及誓不先娶之言，叙了一遍。喜公喜母到，抱怨。

起來道你樂門七輩衣冠也是舊族況且兩個幼年
會同窗讀書有此說話何不早說如今大家叫喚若
喚得醒時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兩家一邊喚女一
邊喚兒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漸漸眼開氣續四隻
肱膊兀自不放樂公道我兒快甦醒將仕公已許下
把順娘配你爲妻了說猶未畢只見樂和睜開雙眼
道岳翁休要言而無信跳起身來便向喜公喜母作
揖稱謝喜小姐隨後甦醒兩口兒精神如故清水也
不吐一口喜殺了喜將仕樂殺了樂人爺兩家都將
乾衣服換了顧個小轎擡回家裡次日到是喜將仕

全
是潮王
分印

央媒來樂家議親願贅樂和爲壻媒人就是安三老
樂家無不應允擇了吉日喜家送些金帛之類笙簫
鼓樂迎取樂和到家成親夫妻恩愛自不必說滿月
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到潮王廟去賽謝喜
將仕見樂和聰明延名師在家教他讀書後來連科
及第至今臨安說婚姻配合故事還傳喜樂和順四
字有詩爲證

少負情癡長更狂
鍾情若到真深處
却將情字感潮王
生死風波總不妨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

公子初年柳陌遊

玉堂一見便綢繆

黃金數萬皆消費

紅粉雙眸枉淚流

財貨拐 僕駒休

犯法洪同獄內囚

披臨驄馬冤愆脫

百歲姻緣到白頭

話說正德年間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瓊別號思竹中乙丑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因劉瑾擅權劾了一本聖旨發回原籍不敢稽留收拾驕馬和家眷起身王爺暗想有幾兩俸銀都借在他人名下

時取討不及，况長子南京中書次子時當大比躊躇
 半晌，乃呼公子三官前來，那三官雙名景隆，字順卿，
 年方一十七歲，生得眉目清新，丰姿俊雅，讀書一目
 十行，舉筆即便成文，元是箇風流才子，王爺愛惜，勝
 如心頭之氣，掌上之珍。當下王爺喚至，分付道：我留
 你在此讀書，叫王定討帳，銀子完日，作速回家，免得
 父母牽掛。我把這裡帳目都留與你，叫王定過來，我
 留你與三叔在此讀書，討帳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
 為。吾若知道罪責非小，王定叩頭說小，人不敢次日
 收拾起程，王定與公子送別，轉到北京，另尋寓所安

依王定可
 比則三子
 不必留矣
 若不可托
 彼又安能
 整制三叔

便不胡行
 別

下，公子謹依父命，在寓讀書，王定討帳，不覺三月有
 餘，三萬銀帳都收完了，公子把底帳扣算，分釐不欠。
 分付王定選日起身，公子說：王定，我們事體俱已完
 了，我與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閒耍片時，來日起身。王
 定遂即鎖了房門，分付主人家，用心看着生口，房主
 說放心，小人知道，二人離了寓所，至大街觀看皇都
 景致，但見

人烟湊集，車馬喧闐，人烟湊集，合四山五岳之音，
 車馬喧闐，盡六部九卿之輩，做買做賣，總四方土
 產奇珍，閒蕩閒遊，靠萬歲太平洪福，處處街衢鋪

錦繡家家杯斝醉笙歌

公子喜之不盡，忽然又見五七箇官家子弟，各拿琵琶絃子，歡樂飲酒。公子道：「王定好熱鬧去處。」王定說：「三叔這等熱鬧，你還沒到那熱鬧去處哩。」二人前至東華門，公子睜眼觀看，好錦繡景致。只見門彩金鳳，柱盤金龍。王定道：「三叔好麼？」公子說：「真箇好所在，又走前面去。」問王定：「這是那裡？」王定說：「這是紫金城。」公子往裡一視，只見城內瑞氣騰騰，紅光爛爛。看了一會，果然富貴無過於帝王，嘆息不已。離了東華門，往前又走多時，到一箇所在，見門前站着幾箇女子，衣

王定道

服整齊。公子便問王定：「此是何處？」王定道：「此是酒店。」乃與王定進到酒樓上，公子坐下，看那樓上有五七席飲酒的，內中一席有兩箇女子，坐着同飲。公子看那女子，人物清楚，比門前站的更勝幾分。公子正看中間，酒保將酒來。公子便問：「此女是那裡來的？」酒保說：「這是一秤金家丫頭，翠香翠紅，三官道生得清氣。」酒保說：「這等就說標致。」他家裡還有一箇粉頭，排行三姐，彌玉堂春，有十二分顏色。鴉兒索價太高，還未梳攏。公子聽說留心，叫王定還了酒錢，下樓去說：「王定，我與你春院徘徊走走。」王定道：「三叔不可去。」老爺

酒保生事

知道怎了，公子說不妨，看一看就回，乃行至本司院門首，果然是

花街柳巷，繡閣朱樓，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黃金買笑，無非公子王孫，紅袖邀歡，都是妖姿麗色，正疑香霧彌天，靄忽聽歌聲，別院嬌，總然道學也迷，竟任是真僧，須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撩亂，心內躊躇，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門，正思中間有箇賣瓜子的小夥，叫做金哥，走來，公子便問，那是一秤金的門，金哥說，大叔莫不是要耍我，引你去，王定便道，我家相公不闕，莫錯認了，公子

王定真小
器相及令
小王無顏

說，但求一見，那金哥就報與老鴿，知道老鴿慌忙出來迎接，請進待茶，王定見老鴿留茶，心下慌張，說三叔可回去罷，老鴿聽說，問道，這位何人，公子說是小价，鴿子道，大哥，你也進來喫茶去，怎麼這等小器，公子道，你要聽他，跟着老鴿往裡就走，王定道，三叔不要進去，俺老爺知道，可不干我事，在後邊自言自語，公子那裡聽他，竟到了裏面坐下，老鴿叫丫頭看茶，茶罷，老鴿便問，家官貴姓，公子道，學生姓王家，父是禮部正堂，老鴿聽說，拜道，不知貴公子，失瞻，休罪公子，道不碍，你要計較，久聞令愛玉堂春大名，特來相

訪老鴇道昨有一位客官要梳弄小女送一百兩財禮不曾許他公子道一百兩財禮小哉學生不敢誇大話除了當今皇上往下也數家父就是家祖也做過侍郎老鴇聽說心中暗喜便叫翠紅請三姐出來見尊客翠紅去不多時回話道三姐身子不健辭了罷老鴇起身帶笑說小女從幼養嬌了直待老婢自去喚他王定在傷喉急又說他不出來就罷了莫又去喚老鴇不聽其言走進房中叫三姐我的兒你時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玉堂春低頭不語慌得那鴇兒便叫我兒王公子好箇標致人

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廣有金銀你若打得上這箇主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你一世受用玉姐聽說即時打扮來見公子臨行老鴇又說我兒用心奉承不要怠慢他玉姐道我知道了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

鬢挽烏雲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粧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春色

玉姐偷看公子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衣裳濟楚心中也自暗喜當下玉姐拜了公子老鴇就說

此非貴客坐處請到書房小叙公子相讓進入書房
果然收拾得精緻明窗淨几古畫古爐公子却無心
細看一心只對着玉姐搗兒幫襯教女兒捱着公子
肩下坐了分付丫鬟擺酒王定聽見擺酒一發着忙
連聲催促三叔回去老鴇丟箇眼色與丫頭請這大
哥到房裡喫酒翠香翠紅道姐夫請進房裡我和你
喫鍾喜酒王定本不肯去被翠紅二人拖拖拽拽
進去坐了甜言美語勸了幾杯酒初時還是勉強以
後喫得熱鬧連王定也忘懷了索性放落了心且偷
快樂正飲酒中間聽得傳語公子叫王定王定忙到

妙著

書房只見杯盤羅列本司自有答應樂人奏動樂器
公子開懷樂飲王定走近身邊公子附耳低言你到
下處取二百兩銀子四疋尺頭再帶散碎銀二十兩
到這里來王定道三叔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公子道
不要你開管王定沒奈何只得來到下處開了皮箱
取出五十兩元寶四箇并尺頭碎銀再到本司院說
三叔有了公子看也不看都教送與搗兒說銀兩尺
頭權爲令愛初會之禮這二十兩碎銀把做賞人雜
用王定只道公子要討那三姐回去用許多銀子聽
說只當初會之禮嚇得舌頭吐出三寸却說搗兒一

見了許多東西就叫丫頭轉過一張空桌王定將銀子尺頭放在桌上鶻兒假意謙讓了一回叫玉姐我兒拜謝了公子又說今日是王公子明日就是王姐夫了叫丫頭收了禮物進去小女房中還備得有小酌請公子開懷暢飲公子與玉姐肉手相攙同至香房只見圍屏小卓果品珍羞俱已擺設完備公子上坐鶻兒自彈弦子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鬆筋癢神蕩魂迷王定見天色晚了不見三官動身連催了幾次丫頭受鶻兒之命不與他傳王定又不得進房等了一箇黃昏翠紅要留他宿歇王定不肯自

此第
深照

回下處去了公子直飲到二鼓方散玉堂春殷勤伏侍公子上床解衣就寢真箇男貪女愛倒鳳顛鸞徹夜交情不在話下天明鶻兒叫厨下擺酒煮湯自進香房追紅討喜叫一聲王姐夫可喜可喜丫頭小厮都來磕頭公子分付王定每人賞銀一兩翠香翠紅各賞衣服一套折釵銀三兩王定早晨本要來接公子回寓見他撒漫使錢有不然之色公子暗想在這奴才手裡討針線好不爽利索性將皮箱搬到院裡自家便當鶻兒見皮箱來了愈加奉承真箇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不覺住了一箇多月老鶻要生心科派

設一大席酒，搬戲演樂，專請三官玉姐二人赴席。鴛子舉杯敬公子，說王姐夫，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地久天長，凡家中事務，望乞扶持。那三官心裏只怕鴛子心裏不自在，看那銀子猶如糞土，憑老鴛說慌，欠下許多債負，都替他還，又打若干首飾酒器，做若干衣服，又許他改造房子，又造百花樓一座，與玉堂春做臥房，隨其科派，件件許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急得家人王定手足無措，三回五次催他回去，三官初時含糊答應，以後逼急了，反將王定痛罵，王定沒

王姐勸止
自難得卷
王姐所以
死守王生
者止念其
不歸之痛
耳

奈何，只得到求玉姐勸他。玉姐素知虔婆利害，也來苦勸公子道：人無千日好，花有幾日紅，你一日無錢，

此最良策
恨其晚也

他番了臉來，就不認得你。三官此時手內還有錢鈔，那里信他這話。王定暗想：心愛的人還不聽他，我勸

他則甚，又想老爺若知此事，如何了得。不如回家報與老爺知道，憑他怎麼裁處，與我無干。王定乃對三

官說：我在北京無用，先回去罷。三官正厭王定多管

巴，不得他開身，說王定你去時，我與你十兩盤費，你

到家中稟老爺，只說帳未完。三叔先使我來問安，王

姐也送五兩，鴛子也送五兩。王定拜別三官而去，正

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且說三官被酒色迷住，不想回家，光陰似箭，不覺一
年亡入淫嬾，終日科派，莫說上頭做生意，討粉頭，買丫
鬟，連亡八的壽壙都打得到。三官手內財空，言八一
見無錢，凡事踈淡，不照常答應奉承，又住了半月，一
家大小作鬧起來，老鴇對玉姐說：「有錢便是本司院，
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那
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却呆守那窮鬼做甚？玉姐
聽說，只當耳邊之風，一日三官下樓往外去了，丫頭

來報與鴇子，鴇子叫玉堂春下來，我問你幾時打發
王三起身，玉姐見話不投機，復身向樓上便走。鴇子
隨即跟上樓來，說奴才不理我麼？玉姐說：「你們這等
沒天理，王公子三萬兩銀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
時，我家東也欠債，西也欠債，焉有今日這等足用？鴇
子怒發，一頭撞去，高叫三兒打娘哩！」亡八聽見不分
是非，便拿了皮鞭，趕上樓來，將玉姐控跌在樓上，舉
鞭亂打，打得髻偏髮亂，血淚交流，且說三官在午門
外與朋友相叙，忽然而面熱肉顫，心下懷疑，即辭歸，逕
走上百花樓，看見玉姐如此模樣，心如刀割，慌忙撫

可憐

豈是小事
豈是不放
心

摩問其緣故。玉姐睜開雙眼，看見三官強把精神掙着，說俺的家務事與你無干。三官說：「冤家你爲我受打，還說無干，明日辭去，免得累你受苦。」玉姐說：「哥哥當初勸你回去，你却不依我。如今孤身在此，盤纏又無三千餘里，怎生去得？我如何放得心？你若不能還鄉，流落在外，又不如忍氣且住幾日。」三官聽說，悶倒在地。玉姐近前抱住公子，說：「哥哥，你今後休要下樓去看那亡八淫婦，怎麼樣行來。」三官說：「欲待回家，難見父母兄嫂，待不去，又受不得忘八冷言熱語。我又捨不得你待住，那忘八淫婦只管打你。」玉姐說：「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我與你是從小的兒女夫妻，你豈可一旦別了我？看看天色又晚，房中往常時丫頭秉燈上來，今日火也不與了。玉姐見三官痛傷，用手扯到床上睡了一過一聲，長吁短氣。三官與玉姐說：「不如我去罷，再接有錢的客官，省你受氣。」玉姐說：「哥哥，那亡八淫婦任他打我，你好友休要起身。哥哥在時，奴命在你，真箇要去，我只一死。」二人直哭到天明，起來無人與他碗水。玉姐叫丫頭拿鍾茶來與你姐夫喫。鴉子聽見高聲大罵大膽奴才，少打叫小三自家來取那丫頭小廝，都不敢來。玉姐無奈，只得自己下

樓到厨下盛碗飯，淚滴滴自拿上樓去，說哥哥，你喫飯來。公子纔要喫，又聽得下邊罵，待不喫，玉姐又勸公子方纔喫得一口。那淫婦在樓下說：小三，大膽奴才，那有巧媳婦做出無米粥。三官分明聽得他話，只索隱忍正是。

囊中有物精神旺

手內無錢面目慙

却說亡八惱恨玉姐，待要打他，倘或打傷了，難教他掙錢，待不打他，他又戀着王小三，十分逼的小三極了。他是箇酒色迷了的人，一時他尋箇自盡，倘或尚書老爺差人來接，那時把泥做也不乾，左思右算無

計可施。鴛子說：我自妙法，叫他離咱門去。明日是你妹子生日，如此如此，喚做倒房計。亡八說到也好。鴛子叫丫頭樓上問姐夫，喫了飯，還沒有鴛子上樓來說，休怪俺家務事與姐夫不相干，又照常擺上了酒，喫酒中間，老鴛忙陪笑道：三姐，明日是你姑娘生日，你可稟王姐夫，封上人情送去與他。玉姐當晚封下禮物，第二日清晨，老鴛說：王姐夫早起來，趁涼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大小都離司院，將半里，老鴛故意喫一驚，說：王姐夫我忘了鎖門，你回去把門鎖上。公子不知鴛子用計回來鎖門，不題。且說亡八從那

小港轉過來，叫三姐頭上吊了簪子，哄的玉姐回頭，那亡八把頭口打了兩鞭，順小巷流水出城去了。三官回院鎖了房門，忙往外趕看，不見玉姐，遇着一夥人，公子躬身便問，列位曾見一起男女往那里去了？那夥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見三官衣服齊整，心生一計，說纔往蘆葦西邊去了。三官說多謝列位，公子往蘆葦裡就走。這人哄的三官往蘆葦里去了，即忙走在前面等着。三官至近，跳起來喝一聲，却去扯住三官，齊下手剝去衣服帽子，拿繩子捆在地上。三官手足難掙，昏昏沉沉，捱到天明，還只想了玉堂春。

說姐姐，你不知在何處去，那知我在此受苦，不說公子有難，且說亡八淫嬖，拐着玉姐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野店安下，玉姐明知中了亡八之計，路上牽掛三官，淚不停滴。再說三官在蘆葦里，口口聲聲叫救命，許多鄉老近前看見，把公子解了繩子，就問你是那里人，三官害羞不說是公子，也不說闕玉堂春，渾身上下又無衣服，眼中吊淚說，列位大叔，小人是河南人，來此小買賣，不幸遇着歹人，將一身衣服盡剝去了，盤費一文也無，衆人見公子年少，捨了幾件衣服與他，又與了他一頂帽子。三官謝了衆人，拾起

破衣穿了、拿破帽子戴了、又不見玉姐、又沒了一箇錢、還進北京來、順着房簷、低着頭、從早至黑、水也沒得口、三官餓的眼黃、到天晚尋宿、又沒人家下他、有人說、想你這箇模樣子、誰家下你、你如今可到總舖門口去、有覓人打梆子、早晚勤謹、可以度日、三官徑至總舖門首、只見一箇地方來、顧人打更、三官向前叫大叔、我打頭更、地方便問你姓甚麼、公子說、我是王小三、地方說、你打二更罷、失了更短了籌、不與你錢、還要打哩、三官是箇自在慣了的人、貪睡了、晚間把更失了、地方罵小三、你這狗骨頭也、沒造化、喫這

自在飯、快着走、三官自思無路、乃到孤老院裡去存身、正是

一般院子裡

苦樂不相同

却說那亡八鴿子、說咱來了一箇月、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咱們回去罷、收拾行李、回到本司院、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寢食俱廢、鴿子上樓來、苦苦勸說我的兒、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你還想他、怎麼北京城內、多少玉孫公子、你只是想王三、不接客、你可知道我的性子、自討分曉、我再不說你了、說罷自去了、玉姐淚如雨滴、想王順、卿手內無半文錢、不知怎

生去了，你要去時，也通箇信息，免使我蘇三常常掛牽，不知何日再得與你相見。不說玉姐想公子，且說公子在北京院討飯度日。北京大街上有箇高手王銀匠，曾在王尚書處打過酒器。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飾物件，都用着他。一日往孤老院過，忽然看見公子，說了一跳，上前扯住，叫三叔，你怎麼這等模樣。三官從頭說了一遍。王銀匠說：自古狠心亡八，三叔你今到寒家，清茶淡飯，暫住幾日，等你老爺使人來接你。三官聽說大喜，隨跟至王匠家中。王匠敬他是尚書公子，盡禮管待，也住了半月有餘。他媳婦子見短不

不得此
文

無聊之極

問聖有靈
遺金計來
也

此敗子遺
以碑

見尚書家來接，只道文八說慌，乘着丈夫上街，便發說話，自家一窩子男女，那有閒飯養他人，好意留喫幾日，各人要自達時務，終不然在此養老送終。三官受氣不過，低着頭，順着房檐，社外出來，信步而行走，至關王廟，猛省關聖最靈，何不訴他，乃進廟跪於神前，訴以亡八搗兒負心之事，拜禱良久，起來，聞看兩廊畫的三國功勞，却說廟門外街上，有一箇小夥兒，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烏蛋，半分一箇。此人是誰，是賣瓜子的金哥。金哥說道：原來是年景消疎，買賣不濟，當時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時一時照顧二

百錢瓜子轉的來我父母喫不了自從三叔回家去了如今誰買這物二三日不曾發市怎麼過我到廟里歇歇再走金哥進廟裡來把盤子放在供卓上跪下磕頭三官却認得是金哥無顏見他雙手掩面坐於門限側邊金哥磕了頭起來也來門限上坐下三官只道金哥出廟去了放下手來却被金哥認出說三叔你怎麼在這裡三官含羞帶淚將前事道了一遍金哥說三叔休哭我請你喫些飯三官說我得了飯金哥又問你這兩日沒見你三孀來三官說久不相見了金哥我煩你到本司院密密的與三孀說我

情節好

感乖了如
今纏省得

如今這等窮看他怎麼說回來後我金哥應允端起盤往外就走三官又說你到那里看風色他若想我你便題我在這里如此若無真心疼我你便休話也來回我他這人家有錢的另一樣待無錢的另一樣待金哥說我知道辭了三官往院裡來在於樓外邊立着說那玉姐手托香腮將汗巾拭淚聲聲只叫王順卿我的哥哥你不知在那里去了金哥說喏真箇想三叔哩咳嗽一聲玉姐聽見問外邊是誰金哥上樓來說是我我來買瓜子與你老人家磕哩玉姐眼中吊淚說金哥縱有羊羔美酒喫不下那有心緒磕

瓜仁、金哥說三嬸你這兩日怎麼淡了、三姐不理、金哥又問你想三叔、還想誰、你對我說、我與你接去、玉姐說我自三叔去後、朝朝思想、那里又有誰來、我曾記得一輩古人、金哥說是誰、玉姐說昔有箇亞仙女、鄭元和爲他黃金使盡、去打蓮花落、後來收心勤讀詩書、一舉成名、那亞仙風月場中顯大名、我常懷亞仙之心、怎得三叔他像鄭元和、方好、金哥聽說、口中不語、心內自思、王三到也與鄭元和相像了、雖不打蓮花落、也在孤老院討飯喫、金哥乃低低把三嬸叫了一聲、說三叔、如今在廟中安歇、叫我密密的報與

你、濟他些盤費、好上南京、玉姐說了一驚、金哥休要哄我、金哥說三嬸你不信、跟我到廟中看看去、玉姐說、這里到廟中、有多少遠、金哥說、這里到廟中有三里地、玉姐說、怎麼敢去、又問三叔還有甚話、金哥說、只是少銀子錢使用、並沒甚話、玉姐說、你去對三叔說、十五日在廟裡等我、金哥去廟裡回復三官、就送三官到王匠家中、倘若他家不留你、就到我家裡去、幸得王匠回家、又留住了公子、不題、却說老鴇又問三姐、你這兩日不喫飯、還是想着王三哩、你想他、他不想你、我兒好癡、我與你尋箇比王三强的、你也新

鮮些。玉姐說娘我心裡一件事不得停當。鴉子說你有甚麼事。玉姐說我當初要王三的銀子，黑夜與他說話，指着城隍爺爺說誓。如今等我還了願，就接別人。老鴉問幾時去還願。玉姐道十五日去罷。老鴉甚喜，預先備下香燭紙馬等。到十五日天未明，就叫丫頭起來，你與姐姐燒下水洗臉。玉姐也懷心，起來梳洗，收拾私房銀兩，并釵釧首飾之類，叫丫頭拿着昏馬，徑往城隍廟裡去。進的廟來，天還未明，不見三官在那里。那曉得三官却躲在東廊下，相筭先已看見。玉姐咳嗽一聲，玉姐就知叫丫頭燒了昏馬，你先去。

我兩邊看看，上帝閻君。玉姐叫丫頭轉身，逕來東廊下尋三官。三官見了玉姐，羞面通紅。玉姐叫聲哥哥。王順卿怎麼這等模樣，兩下抱頭而哭。玉姐將所帶有二百兩銀子東西，付與三官，叫他置辦衣帽，買騾子，再到院裡來。你只說是從南京纔到，休負奴言。二人合泪各別。玉姐回至家中，鴉子見了，欣喜不勝。說我兒還了願了。玉姐說我還了舊願，發下新願。鴉子說我兒你發下甚麼新願。玉姐說我要再接王三。把嚼一家子死的滅門絕戶，天火燒了。鴉子說我兒這誓忒發得重了些。從此歡天喜地，不題。且說三官

回到王匠家將二百兩東西遞與王匠王匠大喜隨即到了市上買了一身袖帛衣服粉底皂靴絨襪瓦楞帽子青絲絛真川扇皮箱騾馬辦得齊整把磚頭瓦片用布包裹假充銀兩放在皮箱裡面收拾打扮停當雇了兩箇小廝跟隨就要起身王匠說三叔略停片時小子置一杯酒餞行公子說不勞如此多蒙厚愛異日須來報恩三官遂上馬而去

粧成圈套入衍衢

鴛子焉能不强從

虧殺玉堂垂念永

固知紅粉亦英雄

却說公子辭了王匠夫婦徑至春院門首只見幾箇

小樂工都在門首說話忽然看見三官氣象一新說了一跳飛風報與老鴇老鴇聽說半晌不言這等事怎麼處向日三姐說他是宦家公子金銀無數我却不信逐他出門去了今日到帶有金銀好不惶恐人也左思右想老着臉走出來見了三官說姐夫從何而至一手扯住馬頭公子下馬唱了半箇喏就要行說我夥計都在船中等我老鴇陪笑道姐夫好狠心也就是寺破僧醜也看佛面縱然要去你也看看玉堂春公子道向日那幾兩銀子值甚的學生豈肯放在心上我今皮箱內見有五萬銀子還有幾船貨物

警世通言 卷二十四
夥計也有數十人有王定看守在那里鴉子一發不肯放手了公子恐怕掣脫了將機就機進到院門坐下鴉兒分付厨下忙擺酒席接風三官茶罷就要走故意擺出兩定銀子來都是五兩頭細絲三官檢起袖而藏之鴉子又說我到了姑娘家酒也不曾喫就問你說你往東去了尋不見你尋了一箇多月俺纔回家公子乘機便說虧你好心我那時也尋不見你王定來接我就回家去了我心上也欠掛着玉姐所以急急而來老鴉忙叫丫頭去報玉堂春丫頭一路笑上樓來玉姐已知公子到了故意說奴才笑甚

麼丫頭說王姐夫又來了玉姐故意說了一跳說你不要哄我不肯下樓老鴉慌忙自來玉姐故意回臉往裡睡鴉子說我的親兒王姐夫來了你不知道麼玉姐也不語連問了四五聲只不答應這一時待要罵又用着他扯一把椅子拿過來一直坐下長吁了一聲氣玉姐見他這模樣故意回過頭起來雙膝跪在樓上說媽媽今日饒我這頓打老鴉忙扯起來說我兒你還不知道王姐夫又來了拿有五萬兩花銀船上又有貨物并夥計數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見他好心奉承玉姐道發下新願了我不去接他鴉子

說得極便

道我兒發願只當取笑一手挽玉姐下樓來半路就叫王姐夫三姐來了三官見了玉姐冷冷的作了一揖全不溫存老鴇便叫丫頭擺卓取酒斟上一鍾深說得極便深萬福遞與王姐夫權當老身不是可念三姐之情你走別家教人笑話三官微微冷笑叫聲媽媽還是我的不是老鴇慫勸酒公子喫了幾杯叫聲多擾抽身就走翠紅一把扯住叫玉姐與俺姐夫陪箇笑臉老鴇說王姐夫你忒做絕了丫頭把門頂了休故你姐夫出去叫丫頭把那行李擡在百花樓去就在樓下重設酒席笙琴細樂又來奉承喫了半更老鴇

說我先去了讓你夫妻二人叙話三官玉姐正中其意携手登樓

如同久旱逢甘雨

好似他鄉遇故知

二人一晚叙話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不覺鼓打四更公子爬將起來說姐姐我走罷王姐說哥哥我本欲留你多住幾日只是留君千日終須一別今番作急回家再休惹閒花野草見了二親用意攻書倘或成名也爭得這一口氣玉姐難捨王公子公子留戀玉堂春王姐說哥哥你到家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三官說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我再來也

路費足矣
要首飾器
皿何用

無益了。玉姐說你指着聖賢爺說了誓愿，兩人雙膝跪下。公子說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黃六月害病死了我，玉姐說蘇三再若接別人鐵鎖長枷永不出世，就將鏡子折開各執一半。日後為記。玉姐說你敗了三萬兩銀子空手而回，我將金銀首飾器皿都與你拿去罷。三官說亡八淫婦知道時你怎打發他。玉姐說你莫管我，我自自有主意。玉姐收拾完備，輕輕的開了樓門，送公子出去了。天明鴉兒起來，叫丫頭燒下洗臉水，承下淨口茶，看你姐夫醒了時送上樓去。問他要喫甚麼，我好做去。若是還睡，休驚醒他。丫頭走

上樓去，見擺設的器皿都沒了，梳粧匣也出空了，撒在一邊，揭開帳子，床上空了半邊，跑下樓，叫媽媽罷了。鴉子說奴才慌甚麼，驚着你姐夫。丫頭說還有什麼，姐夫不知那里去了。俺姐姐回臉往裡睡着，老鴉聽說大驚，看小厮騾脚都去了，連忙走上樓來，喜得皮箱還在，打開看時都是箇磚頭瓦片。鴉兒便罵奴才，王三那里去了。我就打死你，為何金銀器皿他都偷去了。玉姐說我發過新願了，今番不是我接他來的。鴉子說你兩箇昨晚說了一夜說話，一定曉得他去處。亡八就去取皮鞭，玉姐拿箇首帕，將頭扎了，口

裡說待我尋王三還你，忙下樓來，往外就走。揚子樂工恐怕走了，隨後趕來，玉姐行至大街上，高聲叫屈圖財殺命。只見地方都來了，揚子說：「奴才，他到把我金銀首飾盡情拐去，你還放刁。」亡八說：「由他，咱到家裡笑帳。」玉姐說：「不要說嘴，咱往那里去？那是我家，我同你到刑部堂上講講。」恁家裡是公侯宰相朝郎駙馬，你那里的金銀器皿萬物要平箇理，一箇行院人家至輕至賤，那有什麼大頭面戴往那里去坐席？王尚書公子在我家費了三萬銀子，誰不知道他去了，就開手，你昨日見他有了銀子，又去哄到家裡圖謀。

玉姐想得

了他行李，不知將他下落在何處。列位做箇證見，說得揚子無言可答。亡八說：「你叫王三拐去我的東西，你反來圖賴我。」玉姐舍命就罵亡八淫婦，你圖財殺人，還要說嘴。見今皮箱都打開在你家裡，銀子都拿過了，那王三官不是你謀殺了，是那箇揚子說他那里有甚麼銀子，都是磚頭瓦片哄人。玉姐說：「你親口說帶有五萬銀子，如何今日又說沒有？」兩下廝鬧，衆人曉得三官敗過三萬銀子，是真謀命的事，未必都將好言勸解。玉姐說：「列位，你既勸我，不要到官也得我罵他幾句，出這口氣。」衆人說：「憑你罵罷。」玉姐罵道：

你這亡人是喂不飽的狗，搗子是填不滿的坑，不肯思量做生意，只是排局騙別人，奉承盡是天羅網，說話皆是陷人坑，只圖你家長興旺，那管他人貧不貧，八百好錢買了我，與你掙了多少銀，我父叫做周彥亨，大同城裡有名人，買良爲賤該甚罪，與販人口問充軍，哄誘良家子弟，猶自可圖財殺命，罪非輕，你一家萬分無天理，我且說你兩三分，衆人說：玉姐罵得勾了，搗子說：讓你罵許多時，如今該回去了，玉姐說：要我回去，須立箇文書執照，與我衆人說：文書如何寫，玉姐說：要寫不合，買良爲娼，及

眾人會處
事做得公
五

圖財殺命等語，亡人那裡肯寫，玉姐又叫起屈來，衆人說：買良爲娼，也是門戶常事，那人命事不的實，却難招認，我們只主張寫箇贖身文書，與你罷，亡人還不肯，衆人說：你莫說別項，只玉公子三萬銀子，也勾買三百箇粉頭了，玉姐左右心不向你了，捨了他罷，衆人都到酒店裡，面討了一張綿紙，一人念，一人寫，只要亡人搗子押花，玉姐道：若寫得不公道，我就扯碎了，衆人道：還你停當，寫道：

立文書本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向將錢八百文，討大同府人周彥亨女玉堂春在家，本望接客

靠老奈女不願爲娼

寫到不願爲娼。玉姐說這句就是了。須要寫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亡八道三兒你也拿些公道出來。這一年多費用去了。難道也算衆人道。只寫二萬罷。又寫道

有南京公子王順卿與女相愛。淮得過銀二萬兩。憑衆議作贖身財禮。今後聽憑玉堂春嫁人。並與本戶無干。立此爲照。

後寫正德年月日立文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兒。入有十餘人。衆人先押了花。蘇淮只得也押了一秤

金也。畫箇十字。玉姐收訖。又說列位老爹。我還有一件事。要先請個明衆人。曰。又是甚事。玉姐曰。那百花樓原是王公子蓋的。撥與我住。丫頭原是公子買的。要叫兩箇來伏侍我。以後米麵柴薪菜蔬等項。須是一一供給。不許措勒短少。直待我嫁人方止。衆人說。這事都依着你。玉姐辭謝先回。亡八又請衆人喫過酒飯。方散。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說公子在路。夜任曉行。不數日來到金陵自家門首下馬。王定看見。說了一驚。上前把馬拉住。進的裏

面三官坐下，王定一家拜見了。三官就問我老爺安麼？王定說安。大叔二叔姑爹姑娘何如？王定說俱安。又問你聽得老爺說我家來，他要怎麼處？王定不言。長吁一口氣，只看看天。三官就知其意，你不言語，想是老爺要打死我。王定說：三叔老爺誓不留你，今番不要見老爺了，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兒嫂，討些盤費，他方去安身罷。公子又問老爺這二年與何人相厚，央他來與我說個人情。王定說：無人敢說，只除是姑娘姑爹意思間，稍題題也，不敢直說。三官道：王定，你去請姑爹來，我與他講這件事。王定即時去請。

劉齋長何上舍到來，叙禮畢，何劉二位說：三舅，你在此等俺兩箇與咯爺講過，使人來叫你，若不依時，稍信與你作速逃命。二人說罷，竟往潭府來見了王尚書，坐下茶罷。王爺問何上舍田庄好麼？上舍答道：好。王爺又問劉齋長學業何如？答說：不敢連日有事，不得讀書。王爺笑道：讀書過萬卷，下筆如有神，秀才將何爲本？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今後須宜勤學，不可將光陰錯過。劉齋長唯唯謝教。何上舍開客位，前這牆幾時築的，一向不見。王爺笑曰：我年大了，無多田產，日後恐怕大的二的爭競，預先分爲兩分。二人

笑說三分家事。如何只做兩分。三官回來，叫他那裡住。王爺聞說，心中大惱。老夫平生兩箇小兒，那里又有第三箇。二人齊聲叫爺，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當初還是爺不是，托他在北京討帳，無有一箇去接。尋休說三官十六七歲，北京是花柳之所，就是久慣江湖，也迷了心。二人雙膝跪下，吊下淚來。王爺說：「沒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那裡了。再休題起了。」正說間，二位姑娘也到。衆人都知三官到家，只哄着王爺一人。王爺說：「今日不請都來，想必有甚事情。」即叫家奴擺酒。何靜菴欠身打一躬曰：「你閨女昨晚作一夢，

夢三官王景隆身上藍縷，叫他姐姐救他性命。三更鼓做了這個夢，半夜搥床搗枕，哭到天明。想怨着我，不接三官。今日特來問問三舅的信。看劉心齋亦說自三舅在京，我夫婦日夜不安。今我與姨夫奏些盤費，明日起身去接他回來。王爺含淚道：「賢婿家中還有兩個兒子，無他又待怎生？」何劉二人往外就走。王爺向前扯住，問賢婿何故起身。二人說：「爺撒手，你家親生子還是如此。何況我女婿也。大小兒女放聲大哭，兩個哥哥一齊下跪。女婿也跪在地上，奶奶在後邊，吊下淚來，引得王爺心動，亦哭起來。王爺定跑出來。」

有許多制
觀手不愁
不收留矣

說三叔如今老爺在那里哭你你好過去見老爺不要待等惱了王定推着公子進前廳跪下說爹爹不要孝兒王景隆今日回了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說那無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非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偶與畜生面龐廝像假充畜生來家哄騙我財物可叫小廝拿送三法司問罪那公子往外就走一位姐姐趕至二門首攔住說短命的你待往那里去三官說二位姐姐開放條路與我逃命罷二位姐姐不肯撒手推至前來雙膝跪下兩個姐姐手指說短命的娘爲你痛得肝腸碎一家大小爲你哭得

絕妙一出
戲文比鄭
元和傳史
近人情

眼花那個不牽掛眾人哭在傷情處王爺一聲喝住眾人不要哭說我依着二位姐夫收了這畜生可叫我怎麼處他眾人說消消氣再處王爺搖頭奶奶說憑我打罷王爺說可打多少眾人說任爺爺打多少王爺道須依我說不可阻我要打一百大姐二姐跪下說爹爹嚴命不敢阻當容你兒待替罷大哥二哥每人替上二十大姐二姐每人亦替二十王爺說打他二十大姐二姐說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只看他這等黃瘦一棍打在那里等他臃滿肉肥那時打他不遲王爺笑道我兒你也說得是想這畜生天理已

絕良心已喪打他何益我問你家無生活計不怕斗
量金我如今又不做官了無處掙錢作何生意以爲
糊口之計要做買賣我又無本錢與你二位姐夫問
他那銀子還有多少何劉便問三舅銀子還有多少
王定擡過皮箱打開盡是金銀首飾器皿等物王爺
大怒罵狗畜生你在那里偷的這東西快寫首狀休
要玷辱了門庭三官高叫爹爹息怒聽不肯兒一言
遂將初遇玉堂春後來被鴇兒如何哄騙盡了如何
虧了王銀匠收留又虧了金哥報信玉堂春私將銀
兩贈我回鄉這些首飾器皿皆玉堂春所贈備細述

了一遍王爺聽說罵道無耻狗畜生自家三萬銀子
都花了却要娼婦的東西可不羞殺了人三官說兒
不曾強要他的是他情愿與我的王爺說這也罷了
看你姐夫面上與你一箇庄子你自去耕地布種公
子不言王爺怒道王景隆你不言怎麼說公子說這
事不是孩兒做的王爺說這事不是你做的你還去
闕院罷三官說兒要讀書王爺笑曰你已放蕩了心
猿意馬讀甚麼書公子說孩兒此回篤志用心讀書
王爺說既知讀書好緣何這等胡爲何靜菴立起身
來說三舅受了艱難苦楚這下來改過遷善料想要

用心讀書，王爺說就依你衆人說，送他到書房裡去。叫兩箇小廝去伏侍他，即時就叫小廝送三官往書院裡去。兩個姐夫又來說，三舅久別，望老爺留住他，與小婿共飲則可。王爺說，賢婿你如此，乃非教子之方，休要縱他。二人道，老爺言之最善，於是翁婿大家痛飲盡醉方歸。這一出父子相會，分明是

月被雲遮重露彩 花遭霜打又逢春

却說公子進了書院，清清獨坐，只見滿架詩書，筆山硯海，歎道：書呵，相別日久，且是生澁，欲待不看，焉得一舉成名，却不辜負了玉姐言語，欲待讀書，心猿放

心猿意馬 終無了日 敗子回頭 便作家只 夢狼下一 鞭

落意馬難收，公子尋思，一會拿着書來讀了一會，心下只是想着玉堂春，忽然鼻聞甚氣，耳聞甚聲，乃問書童道：你聞這書裡甚麼氣，聽聽甚麼响？書童說：三叔俱沒有，公子道：沒有，呀，原來鼻聞乃是脂粉氣，耳聽即是箏板聲，公子一時思想起來，玉姐當初囑付我，是甚麼話來，叫我用心讀書，我如今未曾讀書，心意還丟他不下，坐不安，寢不寧，茶不思，飯不想，梳洗無心，神思恍惚，公子自思，可怎麼處，他走出門來，只見大門上掛着一聯對子，十年受盡窗前苦，一舉成名天下聞，這是我公公作下的對聯，他中舉會試官

世通言 卷二十四
至侍郎後來啗爹爹在此讀書官到尚書我今在此
讀書亦要攀龍附鳳以繼前人之志又見二門上有
一聯對子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公子急回書房
看見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公子自思乃是此二書亂
了我的心將一火而焚之破鏡分釵俱將收了心中
回轉發志勤學一日書房無火書童往外取火王爺
正坐叫書童書童近前跪下王爺便問三叔這一會
用功不曾書童說稟老爺得知我三叔先時通不讀
書胡思亂想體瘦如柴這半年整日讀書晚下讀至
三更方纔睡五更就起直至飯後方纔梳洗口雖喫

飯眼不離書王爺道奴才好說謊我親自去看他
書童叫三叔老爺來了公子從從容容迎接父親王
爺暗喜觀他行步安詳可以見他學問王爺正面坐
下公子拜見王爺曰我限的書你看了不曾我出的
題你做了多少公子說爹爹嚴命限兒的書都看了
題目都做完了但有餘力旁觀子史王爺說拿文字
來我看公子取出文字王爺看他所作文課一篇強
如一篇心中甚喜叫景隆去應箇儒士科舉罷公子
說兒讀了幾日書敢望中舉王爺說一遭中了雖多
兩遭中了甚廣出去觀觀場下科好中王爺就寫書

與提學察院許公子科舉竟到八月初九日進過頭場寫出文字與父親看王爺喜道這七篇中有何難到二場三場俱完王爺又看他後場喜道不在散舉決是魁解話分兩頭却說玉姐自上了百花樓從不下梯是日悶倦叫丫頭拿棋子過來我與你下盤棋丫頭說我不會下玉姐說你會打雙陸麼丫頭說也不會玉姐將棋盤雙陸一皆撒在樓板上丫頭見玉姐眼中吊淚即忙撥過飯來說姐姐自從昨晚沒用飯你喫個點心玉姐拿過分爲兩半右手拿一塊喫左手拿一塊與公子丫頭欲接又不敢接玉姐猛然

睜睛見不是公子將那一塊點心掉在樓板上丫頭又忙撥過一碗湯來說飯乾燥喫些湯罷玉姐剛呼得一口淚如湧泉放下了問外邊是甚麼响了頭說今日中秋佳節人人翫月處處笙歌俺家翠香翠紅姐都有客哩玉姐聽說口雖不言心中自思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叫丫頭拿過鏡子來照了一照猛然說了一跳如何瘦的我這模樣把那鏡丟在床上長吁短歎走至樓門前叫丫頭拿椅子過來我在這里坐一坐坐了多時只見明月高升樵樓鼓轉玉姐叫丫頭你可收拾香燭過來今日八月十五日乃是你

警世通言 卷二十四
姐夫進三場日子，我燒一炷香，保佑他。玉姐下樓來，當天井跪下，說天地神明，今月八月十五日，我哥王景隆進了三場，愿他早占鰲頭，名揚四海，祝罷，深深拜了四拜，有詩爲證。

對月燒香禱告天

何時得洩腹中冤

王郎有日登金榜

不枉今生結好緣

却說西樓上有個客人，乃山西平陽府洪同縣人，拿有整萬銀子，來北京販馬。這人姓沈，名洪，因聞玉堂春大名，特來相訪。老鴇見他有錢，把翠香打扮當作玉姐，相交數日。沈洪方知不是，苦求一見，是夜丫頭

下樓取火，與玉姐燒香。小翠紅忍不住多嘴，就說了。沈姐夫你每日間想玉姐，今夜下樓在天井內燒香，我和你悄悄地張他。沈姐將三錢銀子，買囑了丫頭，悄然跟到樓下，月明中看得仔細，等他拜罷，趨出唱喏。玉姐大驚，問是甚麼人，答道：在下是山西沈洪，有數萬本錢，在此販馬，久慕玉姐大名，未得面觀，今日得見，如撥雲霧，見青天，望玉姐不棄，同到西樓一會。玉姐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今當夤夜，何故自誇財勢，妄生事端？沈洪又哀告道：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說罷就

上前要樓抱玉姐，被玉姐照臉啐一口，急急上樓關了門，罵丫頭好大膽，如何放這野狗進來。沈洪沒意思，自去了。玉姐思想起來，分明是小翠香、小翠紅這兩個奴才報他，又罵小淫婦、小賤人，你接着得意，孤老也好了，怎該來囉唆我，罵了一頓，放聲悲哭。但得我哥哥在時，那個奴才敢調戲我，又氣又苦，越想越毒，正是

可人去後無日見

俗子來時不待招

鹿義夫

却說三官在南京鄉試終場，閒坐無事，每日只想玉姐。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公子，再不去走，到了二十

九開榜之日，公子想到三更已後，方纔睡着，外邊報喜的說：王景隆中了第四名，三官夢中聞信，起來梳洗，揚鞭上馬，前擁後簇，去赴鹿鳴宴。父母兄嫂姐夫，姐姐喜做一團，連日做慶賀筵席。公子謝了主考，辭了提學，墳前祭掃了，起了文書，稟父母得知兒要早些赴京，到僻靜處安下，看書數月，好入會試。父母明知公子本意，牽掛玉堂春，中了舉，只得依從，叫天哥二哥來，景隆赴京會試。昨日祭掃，有多少人情大，哥說：不過三百餘兩，王爺道：那只勾他人情的，分外再與他一二百兩拿去。二哥說：稟上爹爹用不得許。

科利起于
家庭家法
家子富貴

多銀子。王爺說：「你」那知道我那同年門生在京頗多，往返交接，非錢不行。等他手中寬裕，讀書也有興，叫景隆收拾行裝，有知心同年約上兩三位分付家人到張先生家看了良辰。公子恨不的一時就到北京，邀了幾個朋友，催了一隻船，即時拜了父母，辭別兄嫂兩個姐夫，邀親朋至十里長亭，酌酒作別。公子上船的船來，手舞足蹈，莫知所之。衆人不解其意，他心裡只想着三姐玉堂春，不則一日到了濟寧府，舍舟起旱，不在話下。再說沈洪自從中秋夜見了玉姐，到如今朝思暮想，廢寢忘食，叫聲二位賢姐，只爲這冤家

害的我一絲兩氣，七顛八倒，望二位可憐我孤身在外，舉眼無親，替我勸化玉姐，叫他相會一面，雖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說罷，雙膝跪下。翠香翠紅說：「沈姐夫，你且起來，我們也不敢和他說這話，你不見中秋夜罵的我們不耐煩，等俺媽媽來，你央免他。」沈洪說：「二位賢姐，替我請出媽媽來。」翠香姐說：「你跪着我再磕一百二十個大响頭。」沈洪慌忙跪下，磕頭。翠香即時就去，將沈洪說的言語述與老鴇。老鴇到西樓，見了沈洪，問沈姐夫喚老身何事。沈洪說：「別無他事，只爲不得玉堂春到手，你若幫襯

沈洪亦自
可憐是西
廂記中鄭
桓也

翠紅可傳
一拜金衣

我成就了此事，休說金銀，便是殺身難保。老鴇聽說口內不言，心中自思：我如今若許了他，倘三兒不肯教我如何，若不許他，怎哄出他的銀子？沈洪見老鴇躊躇不語，便看翠紅。翠紅丟了一個眼色，走下樓來。洪即跟他下去。翠紅說：常言姐愛俏，鴇愛錢，你多拿些銀子出來，打動他，不愁他不用心。他是使大錢的人，若少了，他不放在眼裡。沈洪說：要多少？翠香說：不要少了，就把一千兩與他，方纔成得此事。也是沈洪命運該敗，渾如鬼迷一般，即依着翠香，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叫媽媽財禮在此。老鴇說：這銀子，老身權收

下，你却不要性急，待老身慢慢的俛他。沈洪拜謝說：小子懸懸而望，正是

請下烟花，諸葛亮

欲圖風月，玉堂春

且說十三省鄉試榜，都到午門外張掛。王銀匠邀金哥說：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兩個跑在午門外南直隸榜下看解元。是書經，往下第四個，乃王景隆。王匠說：金哥好了，三叔已中在第四名。金哥說：你看看的確，怕你識不得字。王匠說：你說話好欺人，我讀書讀到孟子，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隨你叫誰看。金哥聽說大喜，二人買了一本鄉試錄，走到本司院里去

共處正會
讀書人還
不消讀到
孟子

報玉堂春說三叔中了，玉姐叫丫頭將試錄拿上樓來，展開看了，上刊第四名王景隆，註明應天府儒士禮記。玉姐步出樓門，叫丫頭忙排香案，拜謝天地起來。先把王匠謝了，轉身又謝金哥，唬得亡八鴛子，鬼不在體，商議說：王三中了舉，不久到京，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可不人財兩失。三兒向他孤老，決沒甚好言語，搬闖是非，教他報往日之仇。此事如何了？鴛子說：不若先下手為強。亡八說：怎麼樣下手？老鴛說：咱已收了沈官人一千兩銀子，如今再要了他一千，賤些價錢賣與他罷。亡八說：三兒不肯如何？鴛子說明

其情越不見越此非楊姬所知

日殺猪宰羊，買一卓紙錢，假說東嶽廟看會，燒了紙說了誓，合家從良，再不在烟花巷裡。小三若聞知從良一節，必然也要往嶽廟燒香，叫沈官人先安排排轎子，逕擡往山西去。公子那時就來，不見他的情人，心下就冷了。亡八說：此計大妙。即時暗暗地與沈洪商議，又要了他一千銀子。次早，丫頭報與玉姐，俺家殺猪宰羊，上嶽廟哩。玉姐問：為何？丫頭道：聽得媽媽說為王姐，中了，恐怕他到京來報仇。今日發願，合家從良。玉姐說是真是假？丫頭說：當真哩。昨日沈姐夫都辭去了，如今再不接客了。玉姐說：既如此，你對媽

媽說我也要去燒香，老鴇說三姐你要去，快梳洗。我喚轎兒擡你，玉姐梳粧打扮，同老鴇出的門來，正見四個人擡着一頂空轎，老鴇便問此轎是催的，這人說正是老鴇說，這裏到嶽廟要多少僱價，那人說擡去擡來要一錢銀子，老鴇說只是五分，那人說這箇事小，請老人家上轎，老鴇說不是我坐，是我女兒要坐，玉姐上轎，那二人擡着，不往東嶽廟去，徑往西門去了，走有數里，到了上高轉折去處，玉姐回頭看見沈洪在後騎着個驢子，玉姐大叫一聲，想是亡八鴉子盜賣我了，玉姐大罵你這些賊狗奴，擡我往那

此尋奇歷

里去，沈洪說往那里去，我爲你去了二千兩銀子，賣你往山西家去，玉姐在轎中嗚啕大哭，罵聲不絕，那轎夫擡了飛也似走行了，一日天色已晚，沈洪尋了一座店房，排合盞美酒，指望洞房歡樂，誰知玉姐題着便罵，觸着便打，沈洪見店中人多，恐怕出醜，想道：甕中之蠶，不怕他走了，權耐幾日，到我家中，何愁不從，於是反將好話奉承，並不去犯他，玉姐終日啼哭，自不必說，却說公子一到北京，將行李上店，自己帶兩個家人，就往王銀匠家探問，玉堂春消息，王匠請公子坐下，有見成酒，且喫三杯接風，慢慢告訴，王匠

就拿酒來斟上。三官不好推辭，連飲了三盃。又問玉姐敢不知我來。王匠叫三叔開懷再飲三盃。三官說勾了，不喫了。王匠說三叔久別，多飲幾盃，不要太謙。公子又飲了幾盃。問這幾日曾見玉姐不曾。王匠又叫三叔且莫問此事，再喫三盃。公子心疑，站起說有甚或長或短，說個明白，休悶死我也。王匠只是勸酒。却說金哥在門首經過，知道公子在內進來，磕頭叫喜。三官問金哥你三孀近日何如。金哥年幼，多嘴說賣了。三官急問說賣了誰。王匠懨了金哥一眼。金哥縮了口。公子堅執盤問，二人瞞不過，說三孀賣了。公

子問幾時賣了。王匠說有一個月了。公子聽說一頭撞在塵埃，二人忙扶起來。公子問金哥賣在那里去了。金哥說賣與山西客人沈洪去了。三官說你那三孀就怎麼肯去。金哥叙出鴉兒假意從良，殺豬宰羊上嶽廟，哄三孀同去燒香，私與沈洪約定，僱下轎子擡去，不知下落。公子說亡人盜賣我玉堂春，我與他算帳。那時叫金哥跟着帶領家人，逕到本司院裏進的院門，亡人眼快跑去躲了。公子問衆丫頭你家玉姐何在。無人敢應。公子發怒，房中尋見老鴉，一把揪住，叫家人亂打。金哥勸住，公子就走在百花樓上看

見錦帳羅幃，越加怒惱，把箱籠盡行打碎，氣得癡呆了。問丫頭你姐姐嫁那家去，可老實說。饒你打丫頭說去燒香，不知道就偷賣了他。公子滿眼落淚，說冤家不知是正妻，是偏妾。丫頭說他家裡自有老婆，公子聽說心中大怒，恨罵亡八淫婦不仁不義。丫頭說他今日嫁別人去了，還疼他怎的。公子滿眼流淚，正說間，忽報朋友來訪。金哥勸三叔休惱，三嬸一時不在了，你縱然哭他，他也不知道。今有許多相公在店中相訪，問公子在院中都要來。公子聽說，恐怕朋友笑話，即便起身回店。公子心中氣悶，無心應舉，意欲

束裝回家。朋友聞知，都來勸說。順卿兄功名是大事，表子是末節。那里有爲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公子說：列位不知我奮志勤學，皆爲玉堂春。言語激我，冤家爲我受了千辛萬苦，我怎肯輕捨。衆人叫順卿兄，你倘聯捷，幸在彼地見之，何難。你若回家，憂慮成病，父母懸心，朋友笑耻，你有何益。三官自思言之最當，倘或僥倖得到山西，平生願足矣。數言勸醒公子，會試日期已到，公子進了三場，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刑部觀政三個月，選了真定府理刑官，即遣轎馬迎請父母兄嫂。父母不來，回書說教他做官勤慎。

公廉念你年長未娶，已聘劉都堂之女，不日送至任所成親。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全不以聘娶爲喜，正是

已將路柳爲連理

翻把家雞作野鴛

且說沈洪之妻皮氏，也有幾分顏色，雖然三十餘歲，比二八少年也還風騷。平昔間嫌老公粗蠢，不會風流，又出外日多，在家日少，皮氏色性太重，打熬不過。間壁有個監生，姓趙名昂，自幼慣走花柳場中，爲人風月，近日喪偶，雖然是納粟相公家道，已在消乏一邊。一日皮氏在後園看花，偶然撞見趙昂，彼此有心。

都是實事

都看上了。趙昂訪知巷口做歇家的王婆，在沈家走動識熟，且是利口善於做媒說合，乃將白銀二十兩賄賂王婆，央他通脚。皮氏平昔間不良的口氣，已有在王婆肚裡，況且今日你貪我愛，一說一上，幽期密約，一牆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點不明不白的事。趙昂一者貪皮氏之色，二者要騙他錢財枕席之間，竭力奉承，皮氏心愛趙昂，但是開口無有不從，恨不得連家當都津貼了他，不上一年，傾囊倒篋，騙得一空。初時只推事故，暫時那借借去後，分毫不還。皮氏只愁老公回來盤問時，無言回答，一夜與趙昂商議。

欲要跟趙昂逃走他方趙昂道我又不是赤腳漢如何走得便走了也不免喫官司只除暗地謀殺了沈洪做個長久夫妻豈不盡美皮氏點頭不語却說趙昂有心打聽沈洪的消息曉得他討了院妓玉堂春一路回來即忙報與皮氏知道故意將言語觸惱皮氏皮氏怨恨不絕於聲問如今怎麼樣對付他說好趙昂道一進門時你便數他不是與他尋鬧叫他領着娼根另住那時憑你安排了我央王婆贖得些砒霜在此覷便放在食器內把與他兩個喫等他雙死也罷單死也罷皮氏說他好喫的是辣麵趙昂說辣

麵內正好下藥兩人圈套已定只等沈洪入來不一日沈洪到了故鄉叫僕人和玉姐暫停門外自己先進門與皮氏相見滿臉陪笑說大姐休怪我如今做了一件事皮氏說你莫不是娶了個小老婆沈洪說是了皮氏大怒說爲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孀你却花柳快活又帶這潑淫婦回來全無夫妻之情你若要留這淫婦時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不許來纏我我也沒福受這淫婦的拜不安他來昂然說銀啼哭起來拍擗拍撓口裡千亡八萬淫婦罵不絕聲沈洪勸解不得想道且暫時依他言語在西廳住幾日

說得像

落得受用。等他氣消了時，却領玉堂春與依碼頭沈洪，只道渾家是喫醋。誰知他有了私情，又且房計空虛了，正怕老公進房，借此機會，打發他另居。正是

你向東時我向西

各人有意自家知

不在話下，却說玉堂春曾與王公子設誓，今番怎肯失節於沈洪腹中。一路打稿，我若到這厭物家中，將情節哭訴他大娘子，求他做主，以全節操。慢慢的寄信與三官，教他將二千兩銀子來贖我去，却不好及到沈洪家裡，聞知大娘不許相見，打發老公和他往西廳另住，不遂其計。心中又驚又苦。沈洪安排床帳

在廂房安頓了蘇三，自己却去衙伴皮氏陪喫夜飯。被皮氏三回五次催趕，沈洪說我去西廳時，只怕大娘着惱。皮氏說你在此，我反惱離了我眼睛，我便不惱。沈洪唱箇淡喏，謝聲得罪，出了房門，逕望西廳而來。原來玉姐乘着沈洪不在，檢出他舖蓋，搬在廳中，自己關上房門，自睡了。任沈洪打門，那裡肯開。却好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廳，看老公睡也不曾。沈洪平日原與小段名有情，那時扯在舖上，草草合歡，也當春風一度。事畢，小段名自去了。沈洪身子困倦，一覺睡去。直至天明，却說皮氏這一夜等趙昂不來，小段名

回後老公又睡了，番來復去，一夜不曾合眼。天明早起，趕下一軸麵煮熟，分作兩碗。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麵內，却將辣汁澆上，叫小段名送去西廳，與你爹爹喫。小段名送至西廳，叫道：「爹爹，大娘欠你送辣麵與你喫。」沈洪見是兩碗，就叫我兒送一碗與你二娘喫。小段名便去敲門。玉姐在床上問做甚麼。小段名說：「請二娘起來喫麵。」玉姐道：「我不要喫。」沈洪說：「想是你二娘還要睡，莫去鬧他。」沈洪把兩碗都喫了，須臾而盡。小段名收碗去了。沈洪一時肚疼，叫道：「不好了，死也死也。」玉姐還只認假意，看看聲音漸變，開門出

來看時，只見沈洪九竅流血而死。正不知什麼緣故，慌慌的高叫救人，只聽得脚步响。皮氏早到，不等玉姐開言，就變過臉，故意問道：「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想必你這小淫婦弄死了他，要去嫁人。」玉姐說：「那丫頭送麵來，叫我喫，我不要喫，並不曾開門，誰知他喫了，便肚疼死了。必是麵裡有些緣故。」皮氏說：「放屁。麵裡若有緣故，必是你這小淫婦做下的。不然你如何先曉得這麵是喫不得的？不肯喫，你說並不曾開門，如何却在門外？這謀死情由，不是你是誰說罷。」假哭起養家的天來，家中僮僕養娘都亂做一堆皮

氏就將三尺白布擡頭扯了玉姐往知縣處叫喊。正值王知縣升堂，喚進問其緣故。皮氏說小婦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爲商用千金娶這娼婦，叫做玉堂春爲妾。這娼婦嫌丈夫醜陋，因喫辣麵，暗將毒藥放入丈夫喫了，登時身死。望爺爺斷他償命。王知縣聽罷，問玉堂春你怎麼說。玉姐說：爺爺，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只因年歲荒旱，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蘇家，賣了三年後，沈洪看見娶我回家。皮氏嫉妬，暗將毒藥藏在麵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潑展賴小婦人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叫皮氏想你是

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說：爺爺，我與丈夫從幼的夫妻，怎忍做這絕情的事。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別有箇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藥死，要圖改嫁。望青天爺爺明鏡，知縣乃叫蘇氏你過來，我想你原係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寔叫阜隸把蘇氏與我夾起來。玉姐說：爺爺，小婦人雖在烟花巷里，跟了沈洪，又不曾難爲半分。怎下這般毒手。小婦人果有惡意，何不在半路謀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脚。這皮氏昨夜就

趕出丈夫，不許他進房。今早的麵，出於皮氏之手，小婦人並無干涉。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叫阜隸暫把他二人寄監，我差人訪寔再審。二人進了南牢，不題。却說皮氏差人密密傳與趙昂，叫他快來打點。趙昂拿着沈家銀子，與刑房吏一百兩，書手八十兩，掌案的先生五十兩，門子五十兩，兩班阜隸六十兩，禁子每人二十兩，上下打點停當，封了一千兩銀子，放在罈內，當酒送與王知縣。知縣受了，次日清晨升堂，叫阜隸把皮氏一起提出來。不多時到了當堂跪下，知縣說我夜來一夢，夢見沈洪說我是蘇氏藥死。

與那皮氏無干，王堂春正待分辨，知縣大怒說人是苦重，不打不招，叫阜隸與我撻起着寔打，問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姐熬刑不過，說願招。知縣說放下刑具，阜隸遞筆與玉姐畫供。知縣說皮氏召保在外，王堂春收監。阜隸將玉姐手肘腳鍊帶進南牢，禁子牢頭都得了趙上舍銀子，將玉姐百般凌辱，只等上司詳允之後，就遞病狀。結果他性命正是。

安排縛扁擔龍計

斷送愁鸞泣鳳人

且喜有個刑房吏姓劉名志仁，爲人正直無私，素知

皮氏與趙昂有奸，都是王婆說合。數日前撞見王婆在生藥舖內贖砒霜，說要藥。老鼠劉志仁就有些疑心。今日做出人命來，趙監生使着沈家不疼的銀子來衙門打點，把蘇氏買成死罪。天理何在？躊躇一會，我下監去看看。那禁子正在那里逼玉姐要燈油錢。志仁喝退眾人，將溫言寬慰玉姐，問其冤情。玉姐垂淚拜訴來歷。志仁見四傍無人，遂將趙監生與皮氏私情及王婆贖藥始末細說一遍，分付你且耐心守困，待後有機會我指點你去叫冤。日逐飯食我自供你。玉姐再三拜謝。禁子見劉志仁做主，也不敢則聲。

此話閣過不題，却說公子自到真定府爲官，與利除害。吏畏民悅，只是想念玉堂春無刻不然。一日正在煩惱，家人來報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來了。公子聽說接進家小，見了新人口中不言，心內自思。容貌到也齊整，怎及得玉堂春風趣。當時擺了合歡宴，喫下合盞盃。畢姻之際，猛然想起多嬌。當初指望白頭相守，誰知你嫁了沈洪。這官誥却被別人承受了。雖然陪伴了劉氏夫人，心裡還想着玉姐。因此不快。當夜中了傷寒，又想當初與玉姐別時，發下誓願，各不嫁娶。心下疑惑，合眼就見玉姐在傍。劉夫人遣人到處

祈禳府縣官都來問安，請各醫切脈調治。一月之外，纔得痊可。公子在任年餘，官聲大著，行取到京，吏部考選天下官員。公子在部點名已畢，回到下處焚香禱告天地，只願山西爲官，好訪問玉堂春消息。須臾馬上人來報，王爺點了山西巡按。公子聽說，兩手加額，趁我平生之願矣。次日領了勅印，辭朝，連夜起馬，往山西省城上任。訖，即時發牌先出巡平陽府。公子到平陽府，坐了察院，觀看文卷，見蘇氏玉堂春問了重刑，心內驚慌，其中必有蹊蹺。隨叫書吏過來，選一個能幹事的，跟着我私行採訪。你衆人在內，不可走

說話好個
因頭

漏消息。公子時下換了素巾青衣，隨跟書吏暗暗出了察院，僱了兩個騾子，往洪同縣路上來。這趕腳的小騾，在路上閒問二位客官，往洪同縣有甚貴幹。公子說：我來洪同縣要娶個妾，不知誰會說媒。小騾說：你又說娶小，俺縣里一個財主，因娶了個小，害了性命。公子問：怎的害了性命？小騾說：這財主叫沈洪，婦人叫做玉堂春，他是京裡娶來的。他那大老婆皮氏，與那鄰家趙昂私通，怕那漢子回來知道，一服毒藥，把沈洪藥死了。這皮氏與趙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縣，將銀買囑官府衙門，將玉堂春厲打成招，問了死

罪送在監裡，若不是虧了一個外郎，幾時便死了。公子又問那玉堂春，如今在監死了。小夥說：不曾。公子說：我要娶個小，你說可投着誰做媒。小夥說：我送你往王婆家去罷。他極會說媒。公子說：你怎知道他會說媒。小夥說：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公子說：如今下他家裡罷。小夥竟引到王婆家裡，叫聲乾娘，我送個客官在你家來。這客官要娶個小，你可與他說媒。王婆說：累你，我轉了錢來謝你。小夥自去了。公子夜間與王婆攀話，見他能言快語，是個積年的馬泊六了。到天明，又到趙監生前後門看了一遍，與沈洪

家緊壁相通，可知做事方便。回來喫了早飯，還了王婆店錢，說我不曾帶得財禮，到省下回來，再作商議。公子出的門來，僱了驢子，星夜回到省城，到晚進了察院，不題。次早，星火發牌，按臨洪同縣，各官參見過，分付就要審錄。王知縣回縣，叫刑房吏書，即將文卷審冊，連夜開寫，待當明日送審。不題。却說劉志仁與玉姐寫了一張冤狀，暗藏在身。到次日清晨，王知縣坐在監門首，把應解犯人點將出來。玉姐披枷帶鎖，眼淚紛紛，隨解子到了察院門首。伺候開門，巡捕官回風已畢，解審牌出。公子先喚蘇氏一起，玉姐口稱

冤在探懷中訴狀呈上公子擡頭見玉姐這般模樣心中悽慘叫聽事官接上狀來公子看了一遍問說你從小嫁沈洪可還接了幾年客玉姐說爺爺我從小接着一個公子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三舍人公子怕他說出醜處喝聲住了我今只問你謀殺人命事不消多講玉姐說爺爺若殺人的事只問皮氏便知公子叫皮氏問了一遍玉姐又說了一遍公子分付劉推官道聞知你公正廉能不肯玩法徇私我來到任尚未出巡先到洪同縣訪得這皮氏藥死親夫累蘇氏受屈你與我把這事情用心問斷說罷公子退

分付
受礙知
面皮矣

堂劉推官回衙升堂就叫蘇氏你謀殺親夫是何意故玉姐說冤屈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和趙監生合計毒死男子縣官要錢逼勒成招今日小婦拚死訴冤望青天爺爺做主劉爺叫阜隸把皮氏捧上來問你與趙昂姦情可甚麼皮氏抵賴沒有劉爺即時拿趙昂和王婆到來面對用了一番刑法都不肯招劉爺又叫小段名你送趙與家主喫必然知情喝教夾起小段名說爺爺我說罷那日的趙是俺娘親手盛起叫小婦人送與爹爹喫小婦人送到西廳爹叫新娘同喫新娘關着門不肯起身回道不要喫俺爹自

家喫了即時口鼻流血死了。劉爺又問趙昂姦情，小段名也說了。趙昂說：這是蘇氏買來的硬証。劉爺沉吟了一會，把皮氏這一起分頭送監，叫一書吏過來。這起潑皮奴才，苦不肯招。我如今要用一計，用一個大櫃放在丹墀內，鑿幾個孔兒，你執紙筆暗藏在內，不要走漏消息。我再提來問他，不招即把他們鎖在櫃左櫃右，看他有甚麼說話，你與我用心寫來。劉爺分付已畢，書吏即辦一大櫃，放在丹墀，藏身於內。劉爺又叫阜隸把皮氏一起提來再審，又問招也不招。趙昂皮氏王婆三人齊聲哀告，說就打死小的，那里

招。劉爺大怒，分付你衆人各自去喫飯來，把這起奴才着實拷問，把他放在丹墀裡，連小段名四人鎖於四處，不許他交頭接耳。阜隸把這四人鎖在櫃的四角，衆人盡散。却說皮氏擡起頭來，四顧無人，便罵小段名小奴才，你如何亂講。今日再亂講時，到家中活敲殺你。小段名說：不是夾得疼，我也不說。王婆便叫皮大姐，我也受這刑杖，不過等劉爺出來說了罷。趙昂說：好娘，我那些虧着你，倘捱出官司去，我百般孝順你，即把你做親母。王婆說：我再不聽你哄我，我圓成了，認我做親娘，許我兩石麥，還欠八升，許我一

前叙王婆
牽頭甚略
却於此補
出

石米都下了糲糲段衣兩套止與我一條藍布裙許我好房子不曾得任你幹的事沒天理教我只管與你熬刑受苦皮氏說老娘這遭出去不敢忘你恩捱過今日不招便没事了櫃裡書吏把他說的話盡記了寫在紙上劉爺升堂先叫打開櫃子書吏跪將出來衆人都唬軟了劉爺看了書吏所錄口詞再要拷問三人都不打自招趙昂從頭依直寫得明白各各畫供已完遞至公案劉爺看了一遍問蘇氏你可從幼爲娼還是良家出身蘇氏將蘇淮買良爲賤先遇王尚書公子揮金三萬後被老鴿一秤金趕逐將奴

斷得安

賺賣與沈洪爲妾一路未曾同睡備細說了劉推官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提筆定罪

皮氏凌遲處死趙昂斬罪非輕王婆贖慈是通情杖責段名示警王縣貪酷罷職遣駐不恕衙門蘇淮買良爲賤合充軍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

劉爺做完申文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監次日親捧招詳送解察院公子依擬留劉推官後堂待茶問蘇氏如何發放劉推官答言發還原籍擇夫另嫁公子屏去從人與劉推官吐膽傾心備述少年設誓之意今日煩賢府密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銀匠處暫居足感

足感劉推官領命奉行自不必說却說公子行下關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蘇淮一秤金依律問罪蘇淮已先故了。一秤金認得是公子還叫王姐夫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取一百斤大枷枷頸不勾半月嗚呼哀哉正是

萬兩黃金難買命

一朝紅粉已成灰

再說公子一年任滿復命還京見朝已過便到王匠處問信王匠說有金哥伏侍在頂銀衙衙居住公子即往頂銀衙衙見了玉姐二人放聲大哭公子已知玉姐守節之美玉姐已知王御史就是公子彼此稱

謝公子說我父母娶了個劉氏夫人甚是賢德他也知道你的事情決不妒忌當夜同飲同宿濃如膠漆次日王匠金哥都來磕頭賀喜公子謝二人管日之恩分付本司院蘇淮家當原是玉堂春置辦的今蘇淮夫婦已絕將遺下家財撥與王匠金哥二人管業以報其德上了個省親本辭朝和玉堂春起馬共回南京到了自家門首把門人急報老爺說小老爺到了老爺聽說甚喜公子進到廳上排了香案拜謝天地拜了父母兄嫂兩位如夫姐姐都相見了又引玉堂春見禮已畢玉姐進房見了劉氏說奶奶坐上受

我一拜劉氏說姐姐怎說這話你在先奴在後玉姐
 說奶奶是名門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賤公子
 喜不自勝當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稱一家和氣
 公子又叫王定你當先在北京三番四復規諫我乃
 是正理我今與老老爺說將你做老管家以百金賞
 之後來王景隆官至都御史妻妾俱有子至今子孫
 繁盛有詩歎云

鄭氏元和已著名

三宮闕院是新開

風流子弟知多少

夫貴妻榮有幾人

第二十四卷



